

回声

〔朝〕 郑成勋 著



I 312.45
18

中 篇 小 说

回 声

〔朝〕郑成勋 著

田 华 麟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回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近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说，

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刚铁和教授女儿申银珠，原是某大学机械工专业的同学。祖国解放战争爆发后，他们相继奔赴前线，在出生入死的敌后侦察中，并肩战斗、相互关怀，历经了艰险曲折的道路，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之间的爱情，在战前大学生活中开始萌发，在硝烟战火中臻于成熟，又终于在战争胜利后的科技岗位上开花结果了。

小说以饱满的政治激情，细腻入微的笔触，成功地塑造了刚铁、申银珠、教授申伯、师长卓振和一批侦察员的艺术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老一代对青年的培养和教育，青年一代的进步和成长，热情地歌颂了朝鲜人民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坚强意志和战斗风貌，

作品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和鲜明的艺术特色。

一九五三年，
已是群燕高飞的初秋时节。
列车缓缓地行驶在平原线上。

这是一列混合列车。它挂有六节货车和用闷子车临时改装而成的五节客车。

不知为什么，在当时，军人们都称这种列车是“马车轿子”。沿路上，逢站必停，一停下来，十分钟之内是休想开车的。列车一旦驶上临时修复起来的铁桥，慢腾腾地简直象是在爬行。

即使这样，人们也是高兴的。当听到隆隆的车轮声，悦耳的汽笛声——这些曾在和平时所熟悉的音响，就令人幸福地沉浸在战前的回忆之中。再展望祖国的未来，它就象一条绚丽的彩虹横架在人们的心坎上。

乘客们透过车厢墙壁上那小小窗口，两眼凝望着向后移动的山川原野，仿佛要一下子饱览这大自然的秀丽风光。

天空湛蓝湛蓝的，田野已是一片金黄金黄的了。

沿着车厢内壁用两块木板搭起来的一圈长凳上，挤坐着许多乘客。他们当中，有胸前挂满勋章的休假军人，也有去参加恢复建设的突击队员，还有背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去部队看望自己丈夫的战士妻子……

车厢里坐满了经受战争种种考验的人们。其中，特别是有位佩戴中尉肩章的女军官，吸引了我的视线。她的肩章、武装带、军装和靴子全是一色新的。女军官的年龄有二十六、七，中等身材，是一位体态丰盈、容貌清秀的姑娘。

女军官是在S车站同我一道上的车。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她却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凝眸远望着窗外的蓝天。

车厢里，那些刚刚从战争中滚打过来的男同志，似乎想同这位女军官开句玩笑，来调解一下空气，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大胆开口。是因为惧怕姑娘肩上的中尉军衔吗？不一定！或许是因为她那美妙的神态令人望而生畏吧。

甚至，连我这个妇女也没有勇气主动和她搭讪，这是有其微妙的缘由的。

缘由，就是她的目光。

变化过多次的目光。

她的眼睛里，时而带有一种象是历经生离死别而忍受巨大痛苦的淡淡的色彩；时而如同清澈明净的秋空，发出蔚蓝蔚蓝的光泽。她眼睛里呈现出来的这两种色彩，是女同志内心的痛苦和欢乐的反映。痛苦和欢乐，在许多场合里，有属于女同志的，也有属于男同志的。

然而，当她的目光就象是一泓湖水那样深邃而又平静的时候，也可以使人猜测出，有一种非常深厚的情感在她的心

中荡漾。此时此刻，她的这种目光是那样庄严而凝重。曾记得，在奏起国歌的时候，或是当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从立正的军官们的脸上看到的就是这种表情。正是它，仿佛给女军官的面容又增添了一层崇高的色彩。

……为了抢修被洪水冲垮和遭到敌机轰炸的铁桥，我们这些旅客，不得不在半路上要借宿过夜了。

江边上，有不少从车上下来的乘客在那里洗脸。我也把手伸到了水里，这时候一股清爽的感觉，顿时传遍周身，真是惬意极了。

恰巧，正是那位女军官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解开了背囊，也在准备洗脸。我看清了背囊里装有牙具、几支毛笔和一个画具盒子。

（画家吗？）我很惊讶。（穿军装的女画家！如果是这样，那么，她默默地坐在列车上，是在构思自己的作品了！她那变化多次的目光，是对画中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揣摩而作出的反映吧？……对一位女同志的痛苦和欢乐，我那如此自信的判断会……？也许她没有沉湎在自我想象之中，而是在构思画中的女主人公吧……）

这时候，从背后传来了江边鹅卵石上发出来的脚步声。我扭过头去一看，见是一个青年人，身穿在当时罕见的漂亮服装、手里拎个皮包，正朝着这边跑来。我的视线马上又转到了女军官的身上。她正蹲在江边，出神地望着铁桥上的劳动情景，好象她没有听到背后的匆促脚步声。

“申银珠同志！”

一声充满喜悦的呼唤，女军官猛地怔了一下。她扭过头

去向后一看，突然从嘴里轻轻地“啊！？”了一声，便倏地站起来，瞪大眼睛望着向她跑来的年轻人。

当年轻人用力握住女军官双手的时候，女军官也没有与之寒暄，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漠然地凝视着对方。

（啊，是爱人！……）

这一点我是可以断定的。由于战争，亲人失散，音讯渺茫，今天又这样邂逅相遇，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此刻的喜悦心情的吗！

处于这种情况，我应该回避到另一个地方去。

在相距不足二十步的地方，微风中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谈话声，我从中知道了这个年轻人，和我们乘坐的是同一趟列车。俩人又好象谈到了某一个人，在执行敌后侦察任务的前夕，他们大家才分手的。过一会儿，话题似乎又转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

我洗过脸。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又不知不觉地把目光投向了这一对年轻人的身上。

相信读者们会充分地体谅到我的心境。他们的谈话之所以能够引起我的兴趣，是因为我在留恋着自己已经逝去的青春，而决非出自于非要偷听别人谈话的恶意。

一种奇异的情景使我惊愕不已。

小伙子的脸色青一阵子白一阵子的，完全象是一个发了疟疾的病人。相反，从女军官的眼睛里，却射出了一道道犀利而又冰冷的寒光。

我记得有人说过，“手掌冰凉的人，心是灼热的。”这句话是否可信，尚不得而知。但我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深深地体

会到：倘若是一个心肠炽热的人，就应该懂得，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事物，需要冷若冰霜。

这时候，风里夹着女军官的话语，又送进我的耳鼓。

“……承学同志，请您不要拿这种话来安慰我。……您说，这对目前不在场的那位同志和那些为了神圣的事业而献出宝贵青春的战友，不是一种污辱又是什么呢！……”

“银珠同志，我也是为不在我们中间的刚铁同志难过，才说了这些话。”

“您为刚铁同志难过是值得感激的，可是……太令人失望了！”

“……当然，那天晚上刚铁同志的决心是正确的，也是好的。可是，结果又怎样了呢？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失去了一位年轻有为的机械专家了吗？当初如果听从我的劝告，事情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在广阔的战场上，一个战士的位置究竟有多大呢？”

“您这是污辱！刚铁同志，决不是一位随意改变自己决心的革命战友。正因为这样，战士们才尊敬他……”

“刚铁同志他没有死，仍然还活着。”

“作为一个军人，我认为，死，它永远不能把一个人的形象从革命战友的崇高记忆中抹掉。那些激励着人们投向伟大生活和火热斗争的人，即使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是永世长存的。相反，不去这样战斗和生活的人，即使活着，他也不过是一个失去灵魂的躯壳而已。这就是我对生与死所下的定义！”

越来越猛的风，把银珠的话截成了几段。

“……非常遗憾……您这一身打扮……”

因为风大，想听也听不清楚了。

银珠背起背囊，迈开步子朝抢修铁桥的工地走去。系在承学脖子上的那条昂贵的领带，在初秋的冷风里，朝着银珠渐渐远去的背影，来回地抖动着。

我随后也来到了铁桥工地，可是，却没有找到我可以胜任的活计。这时候，一个敏捷的身影映入了我的眼帘。是她！——银珠站在高高的吊板上正起劲地劳动着。

二

要有个住宿之处。

我来到了山脚下，一幢两间屋的草房迎接了我。房子顶上安闲地躺着六、七个大葫芦，几串红红的辣椒挂在柱子上。院子里，一株株磨盘大的向日葵，深深地垂着头。就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年逾五十的大婶。她也没等我说明来意，便很爽快地为我腾出了里屋。

卸下行装，我就去帮助房东大婶捣起高粱米来了。两个人攥着一个捣杵，一起谈唠着，边翻边舂地干了起来。就这样，我知道了房东大婶的丈夫死在了美国鬼子的枪口下，两

大半句。

难怪，人们往往也把我看成比实际年龄要大出五、六岁的人哩……战争，如同一个魔术师，它能把女同志变得比男同志更快地趋于苍老。那些经受战争考验的母亲、妻子和姐妹们，在怎样地克制心理上的种种苦恼，你们每一个男同志是否能体谅到其中的一半的一半呢？……如果说体谅到了，那又为什么连一封极为平常的家书都不肯写呢？难吗？……你们可曾知道，就是这样一封普普通通的书信，也可以使我们的妇女忘记日积月累的疲劳，而且能够从中汲取新的力量！……丈夫、儿子和哥哥，凡是男人，都够铁石心肠的了！……

这是我对自己在前线的丈夫所发过的一通牢骚。想起这些，我自己也不由地笑了。

其实，在那般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我们的男同志为了打败美国侵略者，哪里会有什么闲暇呢……就是有，也应该利用这点时间打个瞌睡休息一下呀……

夜幕刚刚降临，女房东便急着要为我单独准备一盏油灯。我告诉她，过一会儿，我就躺下，不必了。油灯下，女房东正在缝补两个儿子在战争爆发前穿过的衣裳。

我拉上隔扇门，默默地望着映在窗户上的月光。这时，不由地想起了白天在列车上碰到的那位女军官。

女军官同那个衣着考究的年轻人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判断，有时不免会得出荒谬的结论来，真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我不是曾经把他们断定为爱人的关系了吗？

我对这两个年轻人的那些一时不得解决的思考，却被渐渐袭来的倦意所征服。连日来，为了尽快设计出我们郡建设

校舍的前景蓝图，一熬就是几个通宵。这次去平壤，只要得到专家们的帮助，再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我们郡就可以马上着手建筑校舍了。

（我们一定能把一幢幢漂亮的校舍，建筑在美国侵略者炮火轰平的废墟上，让那些家伙们瞪大了眼睛瞧着吧！）

不知究竟过了多长时间……我在朦胧中听到了呼唤房东的叫门声。我一下子就辨别出那是女军官申银珠的声音。

看她那副相貌，按理是应该属于高音，可是听她在江边上的那些谈话声，却是属于发自内心的深处的女低音。

正是这个女低音，叫开了女房东的门。

女房东作为两个战士的母亲，当她定睛一看，来客是一位穿军装的姑娘，就象是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亲闺女那样高兴。

此时，这位身穿军装的姑娘同在江边上时候相比，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变得是那样温顺、和蔼。冷眼一看，又象是新出嫁的小女儿回到了娘家，看样子还想在女房东的面前撒撒娇呢。

女军官知道里屋住着客人，便要 and 女房东住在一起。后来，她又好象是在争夺女房东手里的针线活。

“父母都在吧？”

“都在。”

外屋里，她们正在相互交谈。

“常往家里捎信吗？”

“嘿嘿……”

“啧啧……怎么连封信也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写不成。”

“是啊，能不忙吗。俺那两个小子也是……”

“大婶，不要着急，他们若是休假的话，就能回来看望您的。”

“你手里这针线活就是为他们做的。也不知道在部队里干得怎么样。邻居的儿子回来探家告诉我，俺那大小子还打掉了两架美国飞机呢。又说什么，我那二小子在干木匠活。唉，不去打美国鬼子，当什么木匠呢？”

“嘿嘿……大婶！那是工兵。铺路架桥，还埋炸弹专打美国鬼子的坦克呐！”

“是呵，半年前就来信说，炸了鬼子的坦克还得了勋章呐。当了木匠，可真叫我这个当妈的抬不起头来。……孩子，家里有哥哥吗？”

“没有。”

“姐姐呢？”

“就我自己。”

“怎么？！你是独生女？哎呀，你父母不知该怎么想你呢！……再说，一个女孩子，当了兵……快，放下手里的活，早点歇下吧！为了打赢这个仗，真够辛苦的啦。”

“我没干什么，就是跟着后面跑个腿呗。”

我再也不能独自留在里屋了。

因为我有一大堆话想要问她。

我把她让到了里屋。正当女房东要在隔扇的门坎上放上一盏油灯，女军官就转身从背囊里取出了一盏灯。这是一盏煤油灯。它显然是出自一位能工巧匠之手。没有灯蕊，是利

用虹吸原理做成的。灯身用的是机关炮的弹壳，上面甚至刻有各种花纹，做得是那样精巧而细致。

我们开始攀谈起来。

在陌生的旅途中，人们虽然都是初次见面，但女同志比起男同志来，熟悉起来比较容易，交谈起来也比较随便。

在遥远的异乡，一壶清淡的白酒，往往能使男同志们的话匣子打开；可是女同志则不然，我们只靠我们是妇女这样一个共同点，相互之间就可以畅所欲言了。

这天晚上，女军官向我和女房东倾诉了自己的经历。直到今天，这个故事依然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年轻人的邂逅相遇、房东大婶的热情关照、我同女房东的恳切请求……本来打算讲述给自己母亲的故事，却由于这一切，就跟我们这样素不相识的陌路人讲了起来。

是呵，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人们，特别是我们的妇女们，从心灵的最深处感到了一种深厚的骨肉情谊。正因为我们靠的是妇女这样一个共同点，曾经战斗在一起，又一起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三

朝鲜人民军中尉申银珠，是机械工学学者申佑教授的独生女儿。

虽然银珠的爷爷临终之前，为没有一个孙子而感到有点遗憾，但对申佑教授来说，什么姑娘、小子的，只要有一个

能够继承自己平生所钻研的学问的人，就心满意足了。

“怎能叫人不痛心呢，在这个倭寇横行的世道里，我国的机械工学还处在幼年的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机械工学的目前状态就象一个空荡荡的无底洞，即使有几百个天才也不会把它填满……”

申佑教授坐在妻子的对面，望着正在背诵“小九九”的银珠，接着说：

“事实如此，这条路还不是靠我们的下一代去开拓吗？懂了吧？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祖国也会有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也许这孩子能走上这条路……”

申佑教授看到自己的女儿，从上中学起，就非常喜欢外语、舞蹈和美术，便摇了摇头说：“样样通，势必就要样样松噢！”既然已经如此，他干脆就期望着自己的女儿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美术家。

“银珠呵！”

申佑唯恐露出伤感的口气，便小心翼翼地：

“假如你选定了从事美术这条道路，事先可要有个思想准备才行。一个人，年过四十的时候，他才发现它是一条坎坷不平、崎岖难行的小径。在这条道路上，不知有过多少人感到无能为力而丧心失望。

“美术作为一种艺术，它需要先天的才智和非凡的毅力，更重要的是，心中要充满火焰一般的人类之爱。你要知道，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就是他的一颗火热的心。

“曾经有一位艺术家为了使自己雕塑的石膏像更能栩栩如生，他把唯一的外套披在那件作品上，而他自己却在用心

血浇灌出来的作品面前活活地冻死了。你要做一个美术家，就非得有这种艺术家的热情不可。难是难呵，但愿你也能够作到这一点！……”

银珠的妈妈看到，在这个甚至连机械工业都没有的殖民地的弱小国家里，丈夫的悲伤压倒了欢乐，所以她既不希望女儿走丈夫所走的路，也不愿意女儿选择那种艺术生涯的崎岖小径，她只是期待自己的女儿，安分守己地学点家务，成为一个诚实、笃厚的家庭主妇。

“什么机械工学呀，艺术呀，可别把孩子给弄糊涂了。”

“别多嘴，人情世故，女人懂得个什么！”

“可别这么说，男人们知道的只不过是世界的一半，你们就不知道，占另一半世界的女人是怎么想的。”

“是呵，听起来似乎是有点道理的，可是，在你们看来是非常广阔的那一半世界，也不过是个处在次要地位的，而且是纠缠在琐屑之中的天地而已。”

“照您这么说，银珠不该是个姑娘了……”

妻子的难过，使申佑教授沉默了。如果银珠是个小子，而不是个姑娘，他也许会更高兴的。

当然，这些都是申佑教授解放前的妇女观。

作为爸爸和妈妈，在关心女儿的诸多事情中，最使他们感到不安的，就是女儿出众的容貌。因为处在万恶的世道，才智的非凡，容貌的出众，时时都有遭受横祸的危险。

光复，她为这一对没有儿子的夫妇带来了新的希望。

按你的才能，选择吧！——你的明天！

象是在孩子的第一个生日，父母从摆满了各种物品的桌子上，憧憬孩子的美好未来那样，申佑教授夫妇在光复了的祖国的坦坦大道上，时时关注自己的女儿所要选择的是哪一条道路。

银珠终于选择了机械工学专业，进入了她爸爸所在的大
学。

这条道路的选择，并非由于谁的强迫。每天晚上爸爸向她谈论的机械知识，还有书架上那一本本有关机械领域的书，都在向银珠伸出了理想之手。

银珠虽然穿着大学生的服装，她却同几乎所有的独生子女一样，总是喜欢在妈妈跟前撒娇、逗趣。

每当这个时候，银珠忽而象个顽皮的小小子，忽而又象个天真的小姑娘。

直到银珠奔赴前线的那一天，银珠的爸爸妈妈还是叫她的爱名银星。

系领带的方法，比起机械工学的原理来说，要简单得多，可是这位年过五十的申佑教授，却始终没能掌握这个“技术”，每次系领带，都不得不依靠妻子的帮助。他常常这样办：下班后把领带的组结轻轻地松开来，然后再小心地挂到墙上去，为第二天的使用作好准备。就是这样一位全心全意埋头于机械工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他的身边总是围拢着许许多多的学生。

在爸爸的众多学生当中，有两个青年人给银珠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其中名叫刚铁的青年，是银珠上一年级机械工学专业的

学生；另一个叫朴承学的青年，是刚铁的同班同学。

这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微风轻拂，满天繁星。

银珠和母亲，一面等候快要下班的申佑教授，一面兴致勃勃地交谈着。

女儿讲系里的艺术小组，正在排练舞蹈《密林深处的行军》，自己是个主角，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而母亲则在牵挂着不遵守晚饭时间的丈夫。

“银星呵。”母亲担心地说：“你不好到街上去欢迎你爸爸吗？”

“唉，……妈妈您可真是，爸爸又不是个孩子……到时候还能不回来？”

“……”

“我一个人走前面那条小胡同，怪害怕的。”

“唉，到底还是孩子……怎么，大学生连……”

“嘿嘿……照妈妈说的，您还把爸爸当成个小孩子呐！……”

“瞧你这个丫头啊，没有你说不出口的！”

母亲笑吟吟的，仿佛年轻了十年。

“妈妈，明天给我买点杨梅呗，要不就该过时了……”

“你就是不说，我今天也买回来啦。”

“真的？哎，太好了！”

银珠站起来，象个小子似的，正要朝厨房跑去，这时，从大门外传来了爸爸的咳嗽声。门旁的路灯下，出现了两个人影。

走在前面的是申佑教授，跟在后面的那个大学生，一见